



凤堰古梯田 陈良忠 摄

凤堰古梯田的印记之美

王卫民

横亘着的凤凰山,随着巴山弧形构造和秦岭纬向构造,为秦巴大地增添了浑雄、壮丽的风光。凤堰古梯田久负盛名,因凤凰岭的屏障,多了几分神秘之感。

虽是秋天,但酷暑余热尚在,多雨的季节,“青纱帐”从峡谷向着无际的四野里漫漶,坡坎、沟壑,重峦叠嶂,勃勃生机,与蔚蓝色而高远的晴空相映辉,水蛇腰似的弯弯山道在林荫下拐来拐去。秋蝉的叫声多少还是有点儿孱弱,从林深处传过来时,依旧是饱含着生命的激情。也有从树梢飞过来撞在玻璃上的,仰面朝天,六条腿儿乱踢一阵之后,凭借两只透亮的翅膀拍打着,翻身飞去。有的落在玻璃上撞晕了,双翅还没有停飞,一双复眼加上三只小眼,同时朝我瞅着,又“吱”的一声飞远了。

白云在山巅一动不动,迎面而来的山风更加清爽,翻过山垭,竟是另一番景象。

暮霭深处,连绵的山脉被烟雾笼罩,似“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让人忍不住想探寻那神秘的容颜。从这里向正前方眺望,幽静、宏阔,凤堰古梯田深锁其中。山地人家的房前屋后种满了苞谷、糜子、向日葵,远远地它们就把成熟时特有芳香向我扑面送来。鳞次栉比的农舍,红墙绿瓦,被阳光闪耀的光斑和玻璃窗上明亮的折光所覆盖后显得格外耀眼。多年了,曾经记忆中,山里人家的石板房、土瓦屋、茅庵房、石碾、石磨,也让人发过无数次感慨。连枷上下飞翻,牛拉碌碡在打谷场上的吱呀声,寄托着庄户人家收获的希望,笑声与喜悦随袅袅炊烟在田野飘荡,回响。贫穷中的安逸,劳作中的期盼贯穿着农户人家的每个春播秋收。在他们的辞典里没有“农药残留”“亚硝酸盐”,吃饭时端着粗瓷黑碗,蹲在猪栏旁或是吃糠在羊圈边,用结着厚茧子的手,抹过脸颊上的汗,随后拍打衣服抖落身上的灰尘。“富不离乡,穷不离猪”,政府鼓励着养猪养羊,六畜兴旺就是农户们盼望的幸福。

几百年的沧桑岁月过去,眼前的古梯田作为农耕文明时期智慧与勤劳的杰作,不但为一方百姓生长庄稼,也记录着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民族生存的顽强和不易。据说在二百七十多年前,有一些吴姓人家因徒迁一路颠沛流离走进凤凰山下,或许是看中了这荒草乱石下肥沃的土地,就此搭起茅庵留了下来。后来,这些吴姓人家凭借着不屈的意志和精神,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繁衍子孙,一代代发展起来。

油菜花盛开时,从凤凰山往远方望去,满目的灿黄映入眼帘,四野里的花香更是陶醉人的身心。临近花的末期,一片片白绿色的花田里,零星的花朵上有着小蜜蜂时而飞起,时而落下,有些枯萎了的叶子落在地上蜷缩着。

田埂、水沟里流淌着清冽的水,从凤凰山一路奔涌汇聚下来。每块大田里都有排水沟,侧耳倾听,或潺潺、或叮咚,用自然的力量安抚着人的心灵。梯田多是片石竖着砌垒,历几百年风雨竟还是当初模样,石缝儿有灌木、荆条,也有类似金银花藤蔓的植物,其旺盛和葳蕤的样儿看不出生长的艰难,其实它们的根早就扎在泥土里。独有的水系,源于苍莽的凤凰山,清澈而甘甜,砌成的水渠和田埂默默地陪伴着每一块田地走过了几百年。

今天,这里以吴姓人家为主要姓氏的乡邻,承先民遗风,享山水之乐,传统的自然美,注入时代之美的华丽转身,把一个旋涡镇全面提升,使这里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多少年来,山谷中轰鸣的瀑布日夜不停地流着,仿佛永远不知疲倦。晨曦出现在东方地平线,在朝霞升起的地方,雪白的飞瀑被涂抹了一层橘红色的光,水晕又折射去,悬崖峭壁,有了光芒,一片绚烂,溅起的水滴如彩珠一般。岩畔、花草上的露珠也有了色彩。就连狗尾巴草,那一刻也忘了自己是谁,欢喜地朝远方点着头。

深夜,大山在沉睡,森林、村舍、静谧的四野、零星而无端的狗吠、哀叹似的林鸟声,以及夜行动物制造的窸窣、夜风滚过的簌簌声、野猫入村与家猫恐怖的撕咬,构成了夜的协奏曲。此刻,瀑布飞落的旋律显得格外响亮与动听,回荡在山野沟壑间,像永不谢幕的交响乐。听闻曾有成群的猴子,选择迁徙巴山,却把日子推了又推,大概就是因为这挂瀑布下的热闹和歌声而不愿离去吧。直到一百年前才过汉江去了巴山。

金秋,是凤堰古梯田收获的季节,极目四野,山坡上一片灿黄,沉甸甸稻穗弯腰低头,谦逊和蔼。随风而舞的稻浪徐徐而至,带着稻子独有的芳香。成熟期不一的梯田有着深浅不一的颜色,像一幅幅画儿铺在这里。回头看时,是一块块明镜样的水面,有的荷叶还在枝头摇晃,有的已成褐黄色,耷拉着漂在水中。

我看过云南的哈尼梯田,气势磅礴,从15度坡到75度峭壁都有梯田,一般农家村庄和梯田相距较远。而这里则是集“山、水、田、屋、村、庙、农”,浑厚、雅致、清新、壮美。特别是吴家花屋分为东西二院,西院规模壮观,庭院廊阁,花厅天井,石缸假山,雕梁画栋,是活着的“古董”,为这里注入文化元素。大院前厅后廊,虽然不再鲜亮如初,却是先辈们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候,用创业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用一石一瓦构筑起来。木格窗棂早已成了褐色,蓝青色台阶上已经伏着绿苔,但仍能想象到大院主人站在台阶上挥汗如雨,面对着金浪连天的稻田时欣喜的心情。簸箕柳长在稻田的小溪旁,柳条随着这个季节也成了稻黄色,有了小黑斑的叶子上,几只豆娘飞起落下,十分悠闲,被惊动时,极不情愿地扇着宝石蓝小翅膀,一晃飞向远处。

游兴盎然,想起这一日正是癸卯年白露,田埂上有人用席围着一个方形木圈在摔稻子。这是十分传统脱离稻子,我远远好奇地望着这场景。记忆里的秋天,同样也是秋阳高照,白云朵朵,有着吃新鲜白米饭的期待,高兴时还会滚在稻草垛上嬉戏玩闹。如今家乡盖起了高楼,早就没有了蛙鸣和蝈蝈的叫声,但细听摔稻子的声音,过往的记忆都历历在目,蹙了蹙鼻子,嗅到新稻的清香,是这里独有的香米稻子。

古梯田经历了年复一年的岁月变迁,田中的泥土变得更加肥沃。随着时代的脚步,阡陌不再泥泞,田埂上,走过的游客带着对田园风光和古梯田的敬佩与虔诚,探索石砌中最原始的宁静,用手抚摸着砌垒石,寻找着远去的温度,凑近双目,那冰冷的石花上仍然可见最初的指纹。到这里来的游客,可能会因为一棵草、一枝花感慨惊呼,凝视着天空中悠悠的白云,人的思绪也随着白云飘远。

大山的遮阴无声无息地走近,凤凰山的轮廓在烟岚云岫中愈加散发出灵气。熙攘的行人游兴未尽,在水畔拽一把水薄荷,揉出汁液缚在太阳穴上,那沁骨的清爽和芳香,令人心旷神怡。有人抬头望那枝头凌空一片秋红的果实,映着没有一星儿杂质的蓝天,这是多么令人心醉的画面呀。

“是盞!是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最近,一部自制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爆火出圈。短片采用拟人手法,讲述一盏中国玉壶的回家路,感动了万千网友,一时间“文物回家”在网上成为热门话题。有网友动情地写下:“瑰霞路又叫归家路,总有一天,流落在外的中国文物,会风风光光、堂堂正正地回家!”

每一件中国文物,都承载着泱泱华夏的文明故事。如果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进当地博物馆,感受历史的变迁。

旬阳市博物馆位于汉江、旬河交汇处老城之颠的龚家梁,以修建于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的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旬阳文庙为馆址。占地面积约2370平方米,馆藏文物1万余件,现有《开拓的足迹》《馆藏选粹》《匾联神韵》三个陈列展览,融合多元文化,地域特色鲜明,常年对外免费开放,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是一个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爱国教育、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阵地、社会教育基地和对外文化交流综合窗口。

旬阳市博物馆,坐北朝南,自前到后作台阶式上升,分为上中下三个院落,贯通南北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照壁、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主体建筑,中上院的東西厢房以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对称,层次分明,走进博物馆,可以近距离体验传统的宫殿式建筑特征,与文物来一场近距离的心灵交流。

建馆30多年来,旬阳市博物馆在文物征集、陈列展览和田野文物保护及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先后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热搜50强博物馆”等称号。2009年被原国家文化部、文物局评估核准为“三级博物馆”,同年被国家核准为“免费开放博物馆”。

考古资料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前,已有先民在旬阳地区繁衍生息,但旬阳地区真正的开发和繁荣,是在战国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旬阳为秦楚争夺的战略要地,秦统一六国后,于旬水入汉水处设句关置县。旬阳出土的数千件文物中以战国秦汉时期最为丰富,是这一历史时期旬阳地区开发、繁荣的见证,这些文物以中原文化为主,又明显受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是研究旬阳地方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汉水中游和秦巴山区乃至我国古代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是学校历史课堂向社会的延伸。近年来,旬阳市博物馆坚持“线上+线下”“巡回+馆藏”等方式多元展现旬阳文物,实施“基地教育+博物馆流动展览”“馆藏文物进课堂”馆校共建项目。用独有“打开方式”,冲破了群众与文物之间的阻隔,为游客提供了更好的参观体验,真正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旅“融”起来。

旬阳市依秦岭而拥汉江,临湖北而守要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繁,引起政权更迭,迁徙流转,促使古老文化与巴蜀、荆楚、吴越、中原及岭南文化融合与升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秦巴深处、汉江与旬河之交的先民们,以其勤劳、智慧的双手,在茫茫苍苍、山重水复的旬阳大地上,创造了富有汉江流域特点的古文明。

走近文物、走进旬阳市博物馆,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的孤独信印、中国古代特有的计算工具象牙算筹和车马饰品、象牙化石、玉器、陶瓷、铜器等文物,让人印象深刻。在汇聚南北、荟萃多元的旬阳,循着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开拓的足迹,去了解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吧。



旬阳博物馆

八一水库礼赞

李永明 文/图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这首民歌《我来了》源自安康八一水库建设时期,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康人建设八一水库时战天斗地、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被郭沫若、周扬选编的《红旗歌谣》收录。

为提高粮食产量,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1958年,原安康县的32000名民兵和退伍军人组成“安康农业八一基建团”,在县人民武装部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带领下,在富家河源头下游38.5公里处动工修建八一水库蓄水工程。工程采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因工程大、渠线长、地质复杂,方案几经变更,工程三上三下,直至1976年,一条有8个流量、跨越29座山头、经过75处险崖,穿过17个隧洞、绕过23道河湾,全长32公里的盘山渠道竣工通车,灌溉面积6.2万亩,有效灌溉面积2.5万亩,惠及五里、关庙两区数十个乡镇)。

八一水库工程工期长达18年,累计投工约1500万个,完成土石方700余万方。在现代大型工程机械齐上阵的工地上完成这些庞大的土石方都十分不易,可以想象在当时缺乏机械设备和物资保障的情况下,靠简陋的工具,用钢钎凿岩、用人力运输、用石碾夯实、靠顽强的毅力和人定胜天的信念,在崇山峻岭上完成700万方的土石方是多么艰难!老一辈建设者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战天斗地、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精神,以排山倒海、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逢山凿渠、遇河搭桥,靠肩挑背驮、筑坝建库,奇迹般的在河道上筑起了大坝,在崇山峻岭上凿出了渠道。他们靠的是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克服种种艰险,改造了山河。这种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

人,建成的八一水库惠及万民、造福子孙。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的岁月,在那感天动地的热潮中,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个支部都是一座堡垒,当年参加劳动热潮的老一辈水利人说:“那些叮叮当地敲打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那劳动的号子是最感人的诗篇。”在八一水库工程建设中,老一辈建设者付出了巨大代价,施工中伤残与牺牲民工一百多人,地区水电局工程师董敬英以身殉职。

八一水库的建成既解决了那个时期当地的人畜饮水、农业灌溉、排涝导洪等问题,又促进了农业增产,让贫瘠的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让穷山沟变成了米粮仓,让数万名村民告别了吃粗粮的历史,每家每户都吃上了白米细面,过上了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水库的建成对安康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改变了汉滨区落后的水利基础设施状况,彰显了人定胜天的英雄壮举,成为安康人的精神图腾。八一水库成为安康水利建设的工程地标,八一水库建设精神成为安康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座丰碑。

八一水库建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延续,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安康落地生根的具体体现。八一水库建设精神融入了几代安康人的血液,更像是我们的亲人,抚慰着我们的灵魂,滋养着我们的躯体,赋予我们宝贵的精神食粮。

进入新世纪,八一水库建设精神继续鼓舞着新一代水利工作者开拓进取、奋勇前进。1998年,因八一水库上游暴雨,大量淤泥进入库区,导致水库濒临报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八一水库灌区灌溉面积锐减,用水矛盾突出的问题,两千年在八一水库下游五公里处开工建设黄石滩水库,2006年8月投入蓄水运行。黄石滩水库总库容4177万立方米,是安康市目前最大的农业灌溉工程,灌溉面积达7万余亩,

成为安康高新区和汉滨区五里、建民、江北、关庙四镇办30余万人的主要饮用水源地,对保障下游富家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重要保障作用。

今天,黄石滩水库没有忘本,没有褪色,一直继承和发扬着八一水库建设精神,加强水库调度和水利设施管护,保障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需求。相继对干渠及渠系建筑物进行加固改造,修建了3公里水工隧洞,减少了渠道老化导致的渗漏和坍塌现象。对二十公里干渠进行了覆盖,防止山体垮塌堵塞渠道和水体污染。制定切实可行应急抢修预案,多

次组织重大渠道垮塌险情进行昼夜抢修,提前抢通恢复供水,架通生命之源,保障群众安全用水需求,八一水库精神在传承和发扬,鼓励了一代又一代水利工作者。

今天,黄石滩水库践行新时代水利工作方针和治水新思路,在新时期水利建设征途上,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建设和树立更多更好的水利丰碑,努力将黄石滩水库建设成为生态良好、设施完善、惠及民生、流域和谐、管理规范的现代化灌区。



黄石滩水库